

萬載縣志

謝學承書



民國二十九

年秋排印

(印梓滄起龍)

續修萬載縣志序

善爲治者必先悉其地之山川阨塞風土人情農田水利以便於  
隨事設施隨時調劑隨宜補救而又必於其地之賢士大夫加禮  
晉接有兼聽而無偏聽有確定而無兩可則地方之志與鄉人士  
之能談地方之志者其握要也萬載舊有志其猶存於今日者則  
道光壬辰同治辛未兩志皆曾呈大府而以爲可者曩年內政部  
徵集各縣志書當由續修縣志館購集辛未志轉送縣府而前縣  
長張勳甫逕呈於內政部者辛未至今蓋六十有餘年矣山川不  
改時代遷移風土不殊禮俗迥異因革而損益之不可不一新其  
書邑紳清進士龍蛻庵先生退歸林下夙有志焉初欲爲一人之

書費不足而中輟民十八九年之匪亂稿本散失徵集之書率歸  
灰燼避地回鄉當道復有續修縣志之通令縣人交推其重行編  
輯則以一人之見眾口難調私修不敢告勞公修敬謝不敏張前  
縣長薊甫呈准上峯強而後可抱殘守缺次第告成將可付諸手  
民又以費絀而輟蓋成書若斯之難也懷素今夏因公赴泰和謁  
上峯謂縣志已可成書亟須籌款付印當道欣然首肯公回復與  
縣人悉心籌畫請蛻庵先生力爲其難於七月一日重行開館以  
八十有四歲之老翁目視耳聽口講指畫晨夕編摩揮汗如雨於  
山川阨塞風土人情農田水利三致意焉齊年碩德精勤如此蓋  
懷素所稀見亦國人所僅有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萬載縣長姜懷素謹序

方志非卽史也而實導源於史紀傳莫先於遷書取二千數百年之事筆削之至於麟止自黃帝始誠欲上追夫詩書禮樂易象春秋之遺以繼往聖而開來學後有述者茂以加矣嗣是而班書繼之孝武以前悉借材於司馬漢以上不及焉謂既有遷書無俟贅設然自高祖迄孝武不嫌其贅者以一朝爲一家之天下此謂斷代以成書自是無不斷代者方志非一家之書而一省一府一縣之書也史以帝王爲主斷代可也志以地方爲主必無可以斷代今此之志以萬載縣名則自有萬載來皆此志也非若元和之志郡國元豐之志九域限於一時且非若大明之志一統限於一代

也民國初年竊有私修縣志之舉盧侍讀兆蓉謂時方草創百度維新則且截至清季爲止以省筆墨之困難今又二十有五年矣而劉氏洪闢之昭萍志畧義倣斷代意謂民國之事稍俟後時可也若以爲民國之事且待他人倣漢書之例斷代成書竊期期以爲未可也清帝命臣工續三通復爲皇朝三通則猶是一統之規模非若地方之志如萬載縣焉者自楊吳以迄於今日縱縣名有更易猶是萬載之地而況乎數百年未改耶編輯伊始謹序其崖畧以質世之知言者

民國二十有五年九月

八十老人龍賡言撰稿

此稿成時已越四載早經排印散閱今亦無以易之惟時當絕

續之交新政繁興將來篇中所收入庸有未盡合者全書告成  
當有後序二十九年八月謹記

分序十二

萬載小縣建置亦遲陽樂康樂悉係古名與今之縣境廣狹何如  
談星野者未審於疆域能否相合談沿革者未審於形勢有無不  
悖也氣候祥異率因乎天風俗山川率麗乎地今之講方輿學者  
於阨塞再三致意焉顧僅讀其書未若流覽其圖者不啻親履其  
地也吾今列圖於卷首而疆域城池坊市都邑備注於圖後視前  
此之圖兼及建築風景者似有間矣然談方輿而及古蹟似也兼  
及封爵寧不以爲雜乎天下方志多矣固不必執一格以相繩編

南華集卷之六  
書非法律比也刻舟求劍削足齊履卽法律亦推行不善前志門  
類近於煩瑣亦實無可諱言者執簡以御煩因端而竟委胥是道  
焉述方輿第一

縣署以出治亂亟則燿焉治與亂相反而實相因亂定民氣未蘇  
凡有興作急其所不可緩者其他且需之數十百年聽民之自爲  
之無事官爲督促轉滋騷擾蓋民安且樂自無不日進於繁盛也  
曩吾於縣署曾見其新者今乃夷爲公共體育場考柵文昌閣先  
後燬焉或以爲非今時之制等於不甚愛惜而文廟武廟及公私  
棟宇大致無恙也吾聞明清之交城門早閉防虎竄入居人之寥  
落可知夫虎逼人而可閉門以避也明季賦歛之急極之於野無

居人民無棲止而未有已民困至極謂天下可不亂耶其卒也凡有興作付之一炬陂堰塘閘隨水奔流田無灌溉野無收穫甚者置官輒逐之否亦棲於敗壁頽垣而已縣境以內微石梁塋塚外猶存棟宇不且魯殿靈光乎今經喪亂而鱗次櫛比巍然巘然非數百年之創建積累不及此也曩何以由亂而治謂宜及亂之未極而兢業保持之用民之力如碉堡公路飛機場不可緩也外此或猶有可緩者乎述營建第二張縣長於塗泉設實驗鄉爲全境模範自城開公路以達於彼凡民房之外向責令粉白豬圈糞宕不許嘗門以表清潔而飾觀瞻城市店面煥然一新

族姓觀念縣人最深於何知之於修譜建祠知之合數百千萬人

之眾彙其生年月日以及其他而輯之爲譜又萃其散處於數十  
百千里內者分別出貲而建爲祠堂時平則享祀宴飲而歡洽急  
難則呼號奔走相應援幾於守望友助扶持之遺意也苟充其團  
結之力足資捍禦而衛鄉閭而動其本原之思且可興教養而厚  
風俗縣境數千人之族不少矣嚮時有族長房長舉族之人而董  
率教導之糾紛則排解之今易名爲族董會公推族望素孚之數  
人董其事而以一人爲之長一族之眾凡有口角忿爭田土之故  
得由族董處理之可省傳呼之勞守候之苦與夫闕說之情甚至  
賄囑之弊曲直分而嫌怨少固勝於法庭解決而上訴之紛七抑  
宗親之聯洽有以激發其篤厚之忱也述氏族第三

百穀所成足以供食百物所出足以製貨先王之政足食而後足  
兵計口得食卽計夫授田因田而出賦卽因賦而養兵食虞不足  
而屯疎興焉物忌有餘而商賈通貨賄焉水旱偏災而蠲免以卹  
困窮鹽鈔假以供民食亦藉以劑國用之乎漢唐以來鹽法與田  
賦差輕重而內訌未已則田賦減收中外交通則洋貨侵人末世  
苟且之政司農仰屋剗肉醫瘡輒取盈於田賦焉明季賦重人稀  
苦於正供更困於加派以田送人或且不受迄於清初天下未大  
定而田賦無從出也萬載夙稱上疲絕續之交重羅兵劫吳常二  
公之稟難乎其爲劫後之官民乃遲之十數年而減賦有詔又遲  
之數十年而永不加賦有詔觀世變者能不爲明季咎卽殷鑒不

遠在夏后之世嘻吁危乎高哉述食貨第四

知縣親民之官名稱代姝而親民則一然參與其事者幕友也奔走於前者家丁也供書識而備驅策者書吏差役也皆日與官親或乘間抵隙而伺於其旁類能使官與民隔關通賄囑之弊由此生焉吾且問幕友無外交乎家丁無事權乎均不洽遊不喝雉呼盧乎書吏差役凡百無少假借乎不威嚇平民不擅用鎖練乎從而勤坐堂也時下鄉也吾曾聞收詞以包封入能坐堂乎勘驗以巡典往能下鄉乎卽或偶一親往而僕從多人供應悉索則相率以官不下鄉爲幸而所謂親民者民益不親也然且卑劣之員紳時時進而逢迎之民困苦於無告矣古來得賢宰相而後封疆有

名臣得好封疆而後地方有循吏若其揣摩迎合工於罔上而巧於欺下則固非所語於百度維新之時哉述職官第五

化民成俗必由學學之時義大矣哉學莫隆於三代夏校殷序周庠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蓋極之數千年而未之有改也國體大更或致疑於君臣孔子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蓋君臣乃對待之詞猶上下之分也上下之分明此謂義也上下之分不明即推之東西各國必無可久是則所謂倫者於今之學校固無容瑕疵軒輊於其間倫既明矣凡所宜學次第及之盈科而進放之東西南北而皆準也聖門之賢身通六藝德行言語政事

文學各有專長聖人且自言執射御非卽科舉之權輿乎今書院改學校而公私爭立且日加多下學司上逞造就之宏盛於昔日不可以歲月計與不惟其名惟其實不薄乎人愛古人所望操教者之確者意豈涯也述學校第六

有文事者有武備學校可儲將材古者軍民不分故文武不分儒生遠行輒攜書劍文人脆弱有足勝折衝禦侮之任者乎科舉盛而文武分兵士率資召募然漢唐以後文臣之饒將畧者指不勝屈毋謂大功出書生武臣卽當愧死也明之戚譚著績海疆義烏勇強天下其後無聞豈不在乎人哉滿清無人不兵咸同之役多隆阿塔齊布外鮮有能者兵亦率不可用東南戡定曾胡左李數

文人之功爲多兵仍召募謂市井游閑與坐食廩糧之兩不可恃也驅市人使戰置之死地而生惟淮陰侯多多益善今日實行徵兵之制保無市井游閑因之以充數者乎人自爲戰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述武備第七

鄉舉里選古之遺也去古日遠詭遇滋多物窮則變遞行而爲科目時代升降再三變而爲八股明清兩朝得人最盛名臣循吏罔不由之而熊襄愍廷弼之拔盧忠烈象紳也亦以八股其事最奇題爲憂心悄七愠於羣小同輩見忠烈之文謂必以第一人置之而榜發乃五等眾方詫異而忠烈泰然旋牌示某日某刻接見五等秀才時至忠烈往傳呼開大門放礮親迎於掌階下携手入謂

秀才中無此人且止四等故以五等別異之語也出肺腑相付託  
文武全材忠義大節忠烈亦卒不相悖負特舉此以例其餘而後  
知文以載道言爲心聲固有賞識於牝牡驪黃外者哉數十年來  
人之唾棄八股者比於臭腐吾縣先正鮮不從此以入今所云云  
直一時自爲風氣爾竊以爲薦舉徵辟其得失與科目等有時薰  
蕕雜進方嘖嘖然咎其制度之未善不知相賞無特識抑偏私之  
見未盡化除不得不思變計果善變乎哉述選舉第八

縣人少類宦惟南唐有三四公最著他縣所志且以爲不盡屬萬  
載也自是而後國史有傳者僅郭辛兩侍郎三四品官卽落落可  
數然大率以科名進咸同兵興庶幾乎有果銳自強者乃出境未

遠蹶然思返捐例太開佐貳雜職亦鮮有所聞秀才視巡典或鄙夷之其所願爲者祇教職而已無奢望也吾見夫世之以官爲市者每以纖悉而取倍稱之息一朝得意歸來裘馬囊都忘其所自借富貴以驕妻妾恃勢位以凌梓桑視他人之安淡泊者輒指爲跼踏無遠志而縣人不屑也且僻處山陬交通未便而又不欲以他途入故寧辭富厚蒙誚讓而不惜也今則漸思進取矣遊學者獨騁遐觀從政者不卑末秩需之歲月其必有內贊謀畫外任折衝者與真可以嗤迂腐之學究而唾文弱之書生矣述仕宦第九萬載人物載在縣志者卓然可觀而府志加少焉而通志又加少焉嘉慶一統志惟龍長史鐔一人而已長史以薦入國子監以國